



60年一遇！今年立春不一般



周卫星/摄

2月4日立春,万物复苏,生机渐显,一年四季,自此开始。

立春,又名正月节、岁节、改岁、岁旦、打春等,为二十四节气之首。当太阳到达黄经315°时为立春,于每年公历2月3-5日交节。立,是“开始”之意;春,代表着温暖、生长。立春乃万物起始、一切更生之义也,意味着新的一个轮回已开启。

中国古人对“立春”非常重视,一直把它当成节日来过。“立春”一词,早在三千年前的周朝就已出现。据《礼记》记载,周朝时,每逢“立春”,周天子亲率公卿、诸侯、士大夫,在东郊举行迎春大典,然后赏赐群臣并施惠于民。

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如此描述立春节气:“立,建始也。五行之气往者过来者续于此。而春木之气始至,故谓之立也。”意思是说,天地阴阳之气的继往开来由立春开始,春木之气,也就是消融冰冻、催生万物的阳气,由此开始主宰天地。这便是立春的力量,这便是春天的本质。

据《河南卫视》

为何说今年立春不一般？

今年的立春之所以被称为“60年一遇”,是因为多个难得的节气特征恰在这天交汇,这种情况确实颇为少见。

今年立春在2月4日,农历腊月十七,而且交节时间在凌晨4点多,属于老辈人说的“早立春”。按农谚说法“早立春,暖烘烘”,早立春意味着阳气生发更早、更旺盛,后续气温回升更快,利于农作物复苏,也能让我们更早感受到春的暖意。

2026年立春恰好卡在“蛇尾马头”的关键节点上。往年立春多在年后,今年偏偏赶在腊月十七,妥妥的“春在前,年在后”。这意味着咱们在备年货、盼过年的时候,就接住第一波春气啦!

老辈人说“立春大于年”,尤其是这种“蛇尾马头春”(蛇年收尾、马年开篇)。蛇主静,马主动,蛇年的最后一段时光,是一冬能量的沉淀积蓄;马年的开篇,则是春天活力的破土迸发。这种一静一动的自然过渡,让天地间的阳气生发更有层次,不易出现忽冷忽热的极端天气,也是这场立春独有的福气加持。

2月4日立春日,正好是“数九寒天”中六九的第一天。六九首日立春,意味着地气升腾加快,春天的脚步更稳,再过不久,河边的柳树就会抽芽吐绿,寒意彻底褪去。老人常说:“春打六九头,一年好奔头。”这样的节气预示今年气候相对顺利,对农业和家庭生活都有利,也让人体在平稳的温差中慢慢适应春阳。2026年2月4日的这场立春,正是蛇年双春年的“收尾春”。老辈人素有“双春年里喜事多”的说法,婚嫁、乔迁、创业都格外顺遂,这场收尾春又遇上蛇尾马头春,相当于“福叠福”,堪称难得一遇的好年景。

这不是马年春,仍是蛇年春

需要注意的是,关于2026年2月4日的立春,是蛇年春还是马年春是有分歧的。生肖划分,民间有“元旦说”“立春说”“春节说”三种常见观点。不过根据国家标准《农历的编算和颁行》(GB/T 33661-2017),生肖需对应干支纪年,切换节点为春节。

说到“立春之城”,不能不提河南商丘。商丘被誉为“立春之城”,既是二十四节气的重要起源地,更兼具科学依据与千年文化底蕴。它地处北纬34°黄金纬度带,地势开阔,古代便是圭表测影、校准农时的绝佳选址,契合立春物候特点。从历史渊源来看,帝营在此“序三辰”奠定历法萌芽,阏伯于火神台观星授时,西汉商丘人壶遂更参与修订《太初历》,推动二十四节气正式纳入国家历法。

“商丘”之名本身就是天文观测的活态符号,意为“观测商星的高地”。作为殷商之源,这座古城从节气萌芽到定型的每一个关键阶段都留下深刻印记,立春文化早已融入城市血脉。

迎春是立春的重要活动之一。据文献记载,周朝迎接“立春”的仪式大致为:立春前三日,天子开始斋戒,到了立春日,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,到东方八里之郊迎春,祈求丰收。宋代的《梦粱录》中记载:“立春日,宰臣以下,入朝称贺。”到了清代,迎春仪式更演变为社会瞩目、全民参与的重要民俗活动。据《燕京岁时记》中记载:“立春先一日,顺天府官员,在东直门外一里春场迎春。”

立春是四季交替的关键节点,阳气生发、寒气未消,此时养生讲究“顺时而为”,贴合春气生发的规律,重点护肝、防春困、防倒春寒,为一整年的健康打下基础,尤其今年是早立春,养生更要讲究方法。

立春虽暖,但仍有倒春寒,切勿急于减衣,遵循“春捂秋冻”的原则。立春养生,不仅要养身,更要养心,保持心胸开阔、心境愉悦,避免暴怒和忧郁,可以多到户外走走,感受春的生机,呼吸新鲜空气,舒缓情绪,让身心与春气同频共振。

唐人爱马的生动呈现

在陕西历史博物馆“唐代壁画珍品展”的展厅内,数幅出自唐代的墓葬壁画,静静诉说千年前一个马背上的时代。



初唐淮安王李寿墓墓道东壁的《骑马出行图》,42匹青、灰、白、红、褐各色交织的骏马昂首阔步,马上骑士手持四旒红旗,相互顾盼,一派王公贵胄仗仗出行的煊赫气象;盛唐章怀太子李贤墓道西壁的《马球图》,20余骑驰骋挥杖,青山古树为幕,马蹄翻飞间尽显“神骏追风”的活力……这些定格在墙壁上的身影,不仅是唐代绘画艺术的瑰宝,更是一扇窥见唐人生活脉搏的窗口。

鞍马风流,尽显日常出行的威仪与便捷。李寿墓壁画《备马侍从图》中,最引人瞩目的是画面中部一匹体形高大的白马,鞍鞴齐全,马镫垂落,胡人控马者肃立一旁,六名侍从分别持伞、执扇、携弓,严谨的仪仗规制透露出初唐贵族出行前的庄重准备。杜甫在《丽人行》中描绘杨氏姐妹春游:“背后何所见?珠压腰褭稳称身。”鞍马的光彩与丽人的华服相映成趣,勾勒出唐代上层社会出行时人马一体、风流倜傥的画卷。即便在边塞,马也承载着寻常人的生计与思念,正如岑参所写:“马上相逢无纸笔,凭君传语报平安。”



铁骑踏阵,是军事征伐的倚仗与雄魂。墓葬壁画中,骑士身侧佩带的插满箭镞的“胡禄”(箭囊),马匹身上配备的“六鞴”(马具),皆指向其军事用途。章怀太子墓的《狩猎出行图》,虽以娱乐为表,实则可视为军事训练的延伸。唐代府兵制下,军人需自备马匹与器械,马匹的优劣直接关乎战斗力。唐太宗李世民钟爱的“六骏”,便是其南征北战、奠定基业的见证。王维在《观猎》中写道:“风劲角弓鸣,将军猎渭城。草枯鹰眼疾,雪尽马蹄轻。”狩猎与征战,在唐人精神中常相通互喻,那马蹄踏雪的轻捷,何尝不是战场上摧枯拉朽的隐喻?李贺更是以马喻志,在《马诗》中高歌:“此马非凡马,房星本是星。向前敲瘦骨,犹自带铜声。”这铮铮铁骨,正是大唐军魂与进取精神的化身。

击鞠戏春,代表了唐人娱乐竞技的激情与风雅。唐代马球运动风靡朝野。章怀太子墓《马球图》生动再现了这一幕:骑手或反身击球,或扬杆欲挥,马匹骨肉停匀,四蹄腾空,背景青山古树点明了这场户外竞技的欢快氛围。唐代史料中记录,唐玄宗李隆基曾率大唐的马球队力克吐蕃马球队,其“东西驱突,风回电激”的英姿流传千古。韩愈在《汴泗交流赠张仆射》诗中极尽描绘:“球惊杖奋合且离,红牛缨绂黄金鞵。侧身转臂著马腹,霹雳应手神珠驰。”马球场上,人马合一,激烈角逐,既是力量的比拼,也是技巧与智慧的较量。此外,狩猎、骑射乃至宫廷仕女的“驴鞠”,都是唐人的娱乐活动,展现了唐代社会充沛的生命力与开放包容的生活情趣。



纵观这些壁画与诗篇,马在唐代已远非普通畜力,它升华为一种文化符号和精神象征。它代表着速度与力量,象征着忠诚与勇毅,寄托着抱负与豪情。唐人爱马、懂马、驭马,将自身的开拓气概、进取意识投射于这亲密的伙伴身上。从“昭陵六骏”的凛然雄姿,到敦煌壁画《张议潮统军出行图》中的仪仗威仪,再到无数唐诗中吟咏的骏马意象,一种昂扬向上、自强不息的精神贯穿始终。马背上的唐人,拓展了丝绸之路,沟通了东西文明,缔造了空前繁荣。这种精神,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,成为我们面对挑战时“骏马似风飙”的果敢,在征程中“不待扬鞭自奋蹄”的自觉。

当我们在博物馆中凝视这些千年前的壁画,那马匹矫健的线条、骑士飞扬的神采,依然能穿越时空,激荡人心。马的故事,是唐人的故事,也是中华民族不断奋进、生生不息的故事。它提醒着我们,在那段奔腾的岁月里,有一种精神,如神骏追风,永不止息。据《陕西历史博物馆》